



高机与吴三春

陈玮君

7.4
582

高机与吴三春

陈玮君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杭州

封面设计：汤守仁

插图：杨杰

高机与吴三春 陈玮君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 196 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3/4 字数 99,000 印数 100,001—300,000

1979年2月新一版 1980年2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3·84

定价：0.36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根据流行在浙南一带的民间传说编著的通俗章回体小说。内容是描写织绸工人高机与刺绣能手吴三春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歌颂了这一对勤劳勇敢、纯朴可爱的青年男女，在为爱情与自由的斗争中坚贞不渝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情节曲折感人，文字洗炼流畅。

目 录

第 一 回

初织瓯绸名扬五县 远道求生独子辞亲 1

第 二 回

剑池旁高机遇员外 机房中林聪谈姑娘 8

第 三 回

亦勤亦劳精织十景 且惊且喜巧逢二人 17

第 四 回

馈我佳肴报之琼玉 送人香梨喜得罗巾 27

第 五 回

处处无心员外多疑 事事有意小姐赠衣 34

第 六 回

人不如花空增慨叹 蹑足窥探偶尔救人 45

第七回

含情脉脉有语点破 和曲无人谁续琴弦.....54

第八回

几番调笑厨房蒸饼 多次探问绣楼许亲.....59

第九回

伤久离病倒高良进 悲小别愁坏吴三春.....69

第十回

桃花朵朵傻姐增喜 岁月茫茫思妇添愁.....79

第十一回

委曲求全下跪老父 称心快意远随高郎.....84

第十二回

杨二福难中逢故旧 吴文达飞舟追迷人.....99

第十三回

才落孤屿惊魂初定 又复分飞泪满江心111

第十四回

父狰狞无情断痴念 婢玲珑暖语温寒心117

第十五回

苦言开导林妈相劝 去意已决高郎难留126

第十六回

噩耗惊传相思泪尽 丝罗带上生死艰难138

第十七回

拚死拚活求见妹妹 苦心苦意诀别哥哥150

第十八回

小凉亭边已疑死别 桃花岭头又幸团圆166

后 记172

再版记175

插 图5, 25, 51, 65, 76, 80, 93, 109, 115, 156, 170

第 一 回

初织瓯绸名扬五县 远道求生独子辞亲

浙江平阳县，是温州府所属的一个比较富饶的地区，出产大米，向有温州粮仓之称，也是著名瓯绸的出产地之一。平阳的古鳌头，现今叫做鳌江，地近海口，海产特别丰富，附近州府，上下各处，都以这里作为买卖集散之处，交通自来称便，往来客商，络绎不绝。

从古鳌头向南，渡过江，先到方岩下渡口，经过方岩下渡口，向东南走，约莫一二十里路，便是宜山。

话说明朝嘉靖年间，在宜山的青龙港口白石村里，住着一户姓高的人家，主人家的名字叫做高良进，娶妻田氏，以织绸为业。膝下仅有一子，因在机房生的，就取名高机。

高机小时，长得白壮可爱，到了十三岁的时候，开始跟父亲学织绸子，他的父亲因为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也就处处用心指教。高机勤奋学习，加上人也聪明，没要一年工夫，便学得一手好本领。到十四、五岁的时候，就有人家来请他去纺织。因为他的年纪轻，人很勤劳，手艺又精巧，织出来的绸，细软光滑，色彩鲜艳。所以一织出来，便哄动一时，在

平阳五县，就是今天的平阳、永嘉、泰顺、瑞安、乐清五县，只要提到高机，真个是无人不晓的。

这一年，平阳发生大旱灾，田地龟裂，禾秧枯死，家家生活艰难。平阳城里的一般小的织绸店，都纷纷歇了业，辞退了老司。列位，当时叫“老司”，就和今天称呼工人师傅一样。高良进也被辞退，回到家里。高机的店里时织时歇，一个月也织不上几天，减了许多工钱。

这样过了有上半年光景。高良进是世代靠织绸过日子的手艺人，手头没有多大积蓄，坐吃山空，哪里经得住如此挫折！看看手头紧了，他很着急，趁高机歇工在家的時候，就把高机唤到跟前商议道：“儿呀！池塘水多经不起飘舀，满箱金银经不住躺着吃，何况我们手头又不太宽裕，你看这样下去怎么办呢？”

高机听到也很心急，想了一会，说道：“爸爸且慢着急，慢慢商量商量，平阳城里的路是绝了，我明天到古鳌头去探听探看，有没有人家寻长年工的？”

到了第二天，高机吃过早饭，带上几个钱，过了渡，在古鳌头转了一天。只见到处商业零落，家家生意不好，吃食都不周全，一些织绸子的店家，也大半关了门，哪里还有人家找寻老司。一直转到晚上，方才闷闷回到家里。这样一连过了三天，高机忽然想起，哎呀，我倒忘了，何不去找找弄船的老大黄三，打听一下外埠能不能找到活计？黄三专跑处州、龙泉各地，载客装货，这一带商业情况，自比较熟悉。

次日，高机沿着鳌江的江埠头，挨船探问黄三下落，内

中有个年老的船老大说道：“黄三船怕是停在下埠，昨天我见他在装货，你沿着江边向下游找去，就在前面没多远处。”高机道声“多谢”，便顺水找去，果然找到了。就大声叫道：“三伯好呀？”黄三正在船上收拾篷子，见是高机，忙丢下活计，把高机请上船来，问道：“哥儿找我有什事情么？”高机就把家中艰难和自己心里的打算，一一都对黄三说了。黄三听了搔着头，咂着嘴，摇摇脑袋，想了半天，叹口气道：“唉，你出去一趟也好，好在处州一带，年成比平阳好些。那儿织绸的人家也不少，去找找看。兔子老在窠边转，哪能找到新鲜草儿！小老儿明天就去处州，哥儿可搭个顺捎船，只要带点干粮，也不要什么花费。”

高机听了大喜，连忙谢过黄三，跑到家里，见着父母，把黄三的意思都说了。高良进要自己去，高机说：“这怎么行呢？一来爸年岁大了，二来家里也离不开你，还是让孩儿去才是。”高良进想想也是的，不放高机走，也没法子。就说道：“儿呀！你去一下也可以，如果找不着活计，可早点回家，免得父母挂念。”田氏舍不得，愁高机年轻，初次在外面跑，一颗心象用根细丝悬起来，如何能够放得下去！只是低头默默不语。高机见着，肚里也明白，就说：“妈呀，我不去，家里又怎么办呢？何况孩儿今年已经十八岁了，也懂得事。只要能找到个场主，儿手头勤快些，想来也不会有什么苦吃的。”田氏想想，也无可奈何，叹口气，落了两滴眼泪，摸索到房里，从箱子里面理出几件半新的衣裳，打个包袱，又寻出一块蓝布，缝只小袋子，装些干粮，煮上四个鸡

蛋叫高机拿着。还在床上枕头底下摸出四五百文钱，说道：“儿呀，这留在路上口渴时，好买杯茶吃。”高机收下放进包袱里。田氏噙着眼泪，在高机身上，东摸一把，西摸一把的，一直送到大门外的路上，痴痴呆呆地看着高机父子两个向前走去，直到连个影儿也看不见了，才拭着眼泪慢慢回家。

高良进把高机送到船埠头，来到黄三船边，黄三一眼见着，便迎着叫道：“大哥可好？”高良进快两步上了船，走到跟前，一把抓牢黄三的手，眼圈儿都红了，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点了点头道：“咳，老三，这下又麻烦你了！”黄三笑道：“自己兄弟，怎么讲起这些客套来了？”高良进望望高机，又望望黄三，竟没一句话说。站一站，愣了半天才对高机说道：“儿呵，路上多小心点，听三伯的话。”这才转过身，又谢了黄三，道声“费心”，下了船，站在岸边，还嘱咐高机几句，方自去了。

高机站在船头，只是向着岸上凝视出神。一时间，感到这儿码头、房屋、船舶，甚至于浑浊江水，都分外亲热起来。黄三见了，轻轻走到高机身旁，拍着他的肩胛说道：“哥儿饭可吃了？”高机这才惊了一下，转过身子坐下来，伸手向干粮袋里摸只鸡蛋，一点一点剥着壳子，等剥好了，想往嘴里送，哪里能够咽得下去？连忙在袋子里又摸出两个，一并递给黄三，说道：“三伯，这给你吃吧，我吃不下！这几只都是煮过的蛋，壳儿压碎了，不吃也怕糟蹋掉，我袋子里面还有一个呢。”黄三望望他说：“眼前天气还凉，不要紧，你且放在一起，留着明天早上吃好了。既然吃不下，你可先进舱去躺躺



吧！有床薄被就放在舱里，你可拉在身上盖着，就拿我那件棉袄当枕头，江里是比岸上凉点。”接着又叹口气说，“你初次出门，也不要太难过，好在路上交通还便当，若能找到活计，一年也可回家两趟。就是平时，我也常来常往，若有什么，我可常常替你们传个消息。”高机连连应着“是、是”，闷闷地爬进舱里去了。

一宿无话。第二天，天才透亮，黄三就爬了起来，趁着潮涨，解开缆绳，恰巧又遇上个小顺风，于是扯起篷，开了船。

高机这一夜，哪里睡得着！听见船响了，马上翻身起来，伏在舱口，两眼直盯着岸上看，但见岸上的房子、树儿，本来就是看不清楚的，越去越远，更加模糊不清了，这时突然感到浑身一酥软，鼻子发起酸来。只听黄三柔和地说道：“早上风冷，哥儿可多睡一会儿，马上船要进海了，不要着了凉。”高机“嗯”了一声，叹口气，懒懒地躺了下去。

沿途不表。船到温州，靠在朔门的码头旁边，高机帮着黄三一道上了五百多斤海蜇、四只黄木大碗橱、七百多只粗碗，还有一些坛呀罐呀，夹七杂八，足足装有大半船。又买些柴米，耽搁一下。走了五天，方到处州码头。

高机谢过黄三，提起包袱，将要上岸，黄三唤住道：“哥儿径自去好了。我在此地下货，还得寻些货物装回，顺便搭上几个客人，过三、五天才返平阳。你如找不到活计，再搭我船回去。”高机一边应着，一边解开包袱，把零钱掏出，揣在怀里。整理一下衣帽，跳上岸，背着包袱，呆呆地站

在江岸上，眼看黄三打着桨，向商行划去，这才回过身，慢慢向城里走去。

高机进了城，见处州街道还不小，人烟稠密，两边商店林立，倒也热闹。织绸的人家确也不少，高机挨次问去，家家老司都早就请满了。最后在街尽头，有个老年的织绸老司，见他探问，就说：“你来得不巧，前些日子，龙泉有人曾来此地寻织绸子的，因为是织陈丝，织起来费手脚，非有些本领不行。那儿织绸人少，何况又是个山区，愿往那里去的人不多。哥儿往那里去，或者容易找到活计，也说不定。”

高机一想，这也是，光空转也不是办法。既有条路，何不往龙泉走一趟？谢过老司，回来告诉黄三。黄三说：

“也好，那么你就去吧。那里也许好些，‘处州十县好龙泉’嘛，谁个都知道的，或许容易找些；就是找不到活计，由那里搭船回家，也是便利的。我如果先到平阳，会将这消息告诉你的爸妈。方便的话，你要常常带信回家。”高机一一应着，辞别黄三，走了。

第 二 回

剑池旁高机遇员外 机房中林聪谈姑娘

龙泉在处州西南，是个高山区，最高地方海拔一千九百多米。那里有座凤阳山，是浙江最高山峰，云盘雾罩，终年见不着峰顶。四面峻岭林立，绿树翠竹，郁郁葱葱，毛竹、木材、草药，各种各样野味，倒是取之不尽的。只是山路蜿蜒曲折，很难攀登。沿途行人又少，找个问讯人也难。高机初次出门，人也憨厚，平日只知埋头干活，见到人话语不多；再加上，他过去也只是家里、店里、机房里，成天走不上三、两里平坦大路，哪里经历过这样的山山水水？第一天翻过南山，来到大港头，就已累得张大嘴巴喘气，只能拖着两腿慢慢向前移动了。见着路头有个小孩，提只小竹篮儿，里面放着些盐炒豆在卖。高机走上去，摸出一文钱递过去，小孩抓了一把盐豆给他。高机问道：“哥儿，此地离龙泉还有多少路程？”那小孩见问，惊奇地向他望了望，说道：“远哩！你一人敢去？就是山猪、野狼不咬了你，那猴公也能把你捏死！”高机听了，吓得吸了一口冷气，正要问，那小孩听有人叫买，已连声应着，提着篮儿向村里跑去了。高机抬头看看，见日已平西，前面山高林密，大风吹过，万木倾伏，有如大海里

卷起飓风，波逃浪走，匍匐声响不绝，十分惊恐，说什么也不敢走了。呆呆地坐在那里，正愁着没个落脚处。忽然见到有个老农，挑了一担山柴，经过他面前，用撑柱抵着扁担歇肩，见高机是个眉清目秀的哥儿，独自坐在路旁发愣，不禁问道：“哥儿哪里去？”高机听了，连忙站起身，拱着手道：“老伯，我是去龙泉的。”那老农望了望太阳，说道：“眼下天色不早了，前面那山怕你也翻不过去。即使翻过了，也无人家歇脚。”高机望望前面山峰，只是搓手叹气，也不知如何是好。那老农说道：“也罢，不嫌我家地方狭小，抱把山草，锅门口蹲蹲，也强过这里。”高机赶紧说：“好好好，那太好了，只是又麻烦老伯。”那老农说：“这也没什么，难道谁个出门，还背间房子走路不成？”于是高机拎着包袱，跟在老农后面，向村子走去。

过了一座短桥，弯过三棵老松旁边，才看见靠着山崖，斜搭着一间茅草屋，茅草已被山风吹去大半，四面都吹得进风，那屋顶上也照下光亮来。走进屋里，看到只有一张床，床边坐着个孩子在剥山芋吃。再一看，原来就是那个卖豆儿的。那孩子见高机进来，两眼乌溜溜地向他望着，也不言语。老农从外面抱些软草就铺在床前过道上，叫高机歇息。又问高机到龙泉去有什么事情？高机把家境艰难，去龙泉寻些手艺做的一一说了。那老农听了叹口气道：“人总是这山望了那山高，天下哪里有一块穷人站的土？龙泉还不是‘辣椒当油炒，火篴当灯草，蕃薯丝吃到老’的苦地方！不过伸出爪子扒扒总强过站着饿死，到龙泉看看也好。

你且躺会儿，明天还得爬山路。”又递只煮过的冷山芋给高机吃了。

第二天清晨，高机醒了，爬起来，掏出十多文钱，双手捧给老伯伯。那老农如何肯要？把高机送到路口，又指明了山路，一再叮嘱小心，才回去了。

入晚高机宿云和，第四天，来到赤石寻个人家歇了一宿。次日，买了几只山芋在路上充饥，过了大白岸，翻过几座山，眼前现出一块大盆地来。这盆地中间，沿着江边，一幢幢房子象条龙样的排着，高机一想，大约这就是龙泉了。于是沿着瓯江向上游走，望着龙泉，虽然心里宽松了许多，可是步子还挪不开去。一来腹中饥饿，二来几天爬山越岭，两腿疼痛，几乎路都走不动了，直到日已平西才走到龙泉街上。这条街道在瓯江北边，沿着瓯江，由东向西延伸过去，也有三五百户人家，有卖酒酱小铺，有卖吃食饭店，只是吃的人不多。在大街中心，紧靠龙渊亭西首，并排有三家织罗巾小店，也都只有一张机，有几个年老的老司在懒洋洋织着，市面比处州要清淡得多。高机见到，心也冷了，在摊头买了两只山芋，一边吃，一边沿街走着。走到西大桥，回过头来，又经龙渊亭下面，再向南弯去，走过了有半里路长的大木桥，当地人都叫它为南大桥，桥的前面有排高山，山脚下有两座塔，靠东边那座叫大沙塔，直冲着木桥的叫金沙塔。金沙塔后是座庙宇，黄墙红柱掩映在绿树翠竹之间，倒也巍峨壮观。高机无心欣赏，顺着路向西面一步步走去，心里愁着在此地哪里能够找到活计？就是今晚也没个落脚